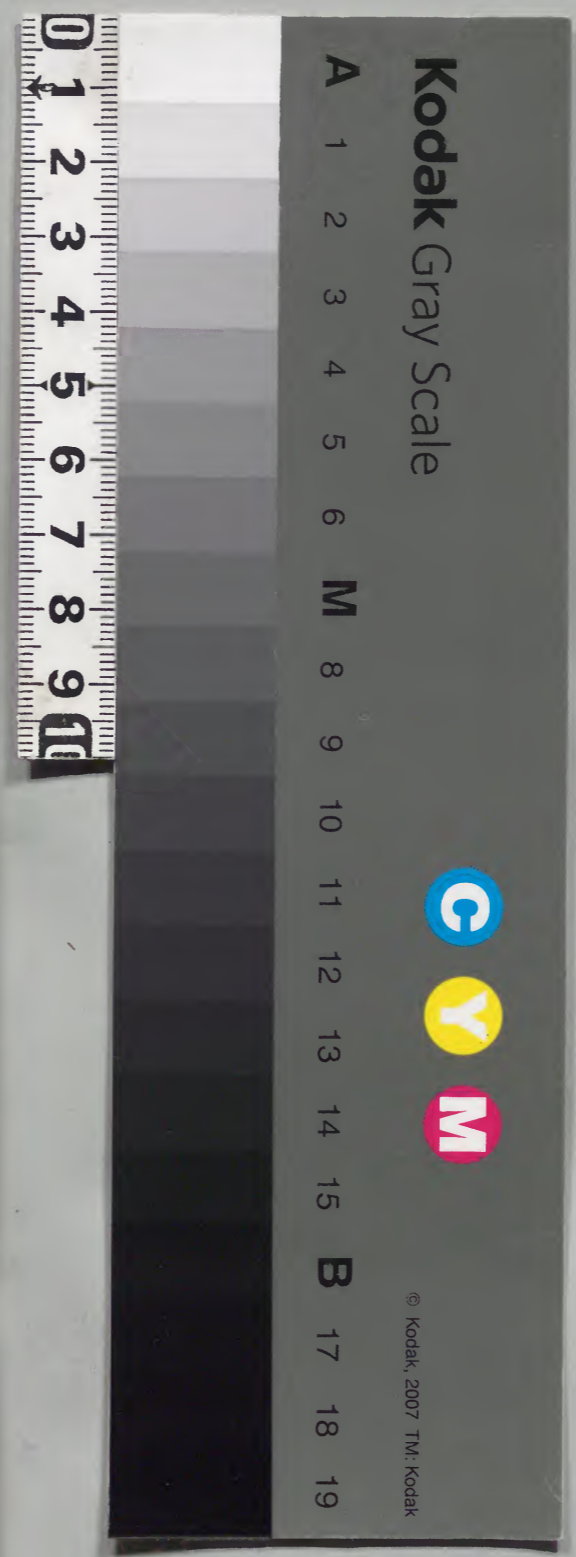


管子權  
七之十二

漢書門類		九五六七號	函	架	冊
		一〇	五	四	四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五六七號	函	架
			一〇	四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7
		冊數	4 ( 2 )
		函號	300 8



管子權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事匡君

內言一

淺草文庫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評大匡與齊語爭工叙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  
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  
之降心也然也噩噩皞皞虞見世運見文運

趙大匡等  
三篇是當時  
紀叙之文

管子  
卷七  
大匡  
第十八

評大匡叙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適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  
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  
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  
○倫次似錯非錯關結似關非關古人大文章  
時有之兵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叙引入仲  
相分二大段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  
造奇亦不奇也叙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  
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

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叙亦自會  
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以為功政也內也無家  
背水陣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

可翫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  
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

趙○按言子  
固辭傳稱疾  
不出君不信

管子

卷二

二

求四百一

我權保子以  
死心則君不  
疑必免子之  
傳矣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免子任保也若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

至於死此可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

也免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

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

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

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非近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演小智大慮政不相兼

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嗛嗛不足為飽有大

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

方右畫負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

而心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

小矣大得後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

越元古况  
字後做此言  
犯命廢社難  
得天下尚不  
生况定齊社  
稷一國之政  
乎

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

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

也。糺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

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

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

君令而立。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管仲曰。夷吾之

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將承君命。奉社稷。以待

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夷吾之所死

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殺糺之時。忽

于此言奪糺死糺何居。又與鮑叔辭傳。不相當。紀

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

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可。小白鮑叔許諾。乃出

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管

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不

管子 卷之六 四百六十六

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

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

往及瓜時而來期戌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

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

將如齊與夫人皆行桓公謂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

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

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

生乘魯侯脅之謂扶公升車公薨于車豎曼曰

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

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死於忠義以

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

昏故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棄公通又力成吾君之禍

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

乎禍理屬焉

禍敗之理屬於彭生

夫君以怒遂禍

君怒魯恒彭生則遂

成其

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

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

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

豈及彭生而能

止之哉

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

魯若有誅必

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

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

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

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

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

亾履反誅履於徒人費不得也

誅責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

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右之紛如死于

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

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

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

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

糺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

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

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

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

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

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

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

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

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糺也為欲

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

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

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鮑叔對曰非為君也

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言管仲親糺也糺之

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

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

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慮深公若先反

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公曰

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

管子卷之六

六



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

魯可因此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

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

有若與齊同怒如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此猶賢於不殺也

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

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

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

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

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

今彼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

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

叔賢故一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

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

死。將胥有所定也。齊待今既定矣。謂小白今子相齊

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

辱我也。君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

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

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成

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行可又成死名

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

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

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管仲之死不或曰評以或曰起例信疑兩存猶

關文之廣法也而文奇正陸離得此更神大傳所

謂相雜太史公嘗采學之後不解矣明年集書者更聞異

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

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

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

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

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召忽強武豈能獨

圖我哉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

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忽雖不得衆其

及豈不足以圖我哉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

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

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摻則

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

趙按及謂所從黨與也

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

我故不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

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亡致

死公子猶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

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乃告小白曰夫

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

疑實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

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

居後既不敵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

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

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

免公子而走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

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

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為

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

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

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八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

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

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

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

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為欲定社

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

敢。既不死。亂空食齊政之祿。而不死。亂也。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

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必欲令

力而已。我將勉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王

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王。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評期王

而勉。伯著書者。侈曰。君不能大。姑以小見。仲王佐

云爾。略倣商君而文致之。仲才士也。王主道。仲非

伊傅也。仲為人也。謂飾所不知。術要君而籠之。則

仲又非商君也。仲法家之上。商君不足於法。而降

為強。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

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

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

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

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

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又

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紀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傳左故別或曰起例載異聞也或曰明非管氏之書法家以其議祖之集其事傳附之。主于管子曰管子耳。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

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  
修兵則用

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外犯諸侯。民多怨也。  
外犯必多

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

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  
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

以勇授祿。  
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揚其智多。諷

智多則可姑少胥其自及也。  
胥待也待其試誨之也。自能及道。鮑叔曰。

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

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

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藜領而列

頸者不絕。藜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母

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

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

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

不歸亂亾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所

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

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

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

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

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

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

車五千乘。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

言耶。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

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

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

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

也謂數搖動之內失吾衆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吾

人設詐詐力不足則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累

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

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

帶劔今而帶劔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

聞於諸侯不如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

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

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君果弱魯君諸侯又

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

設備既有貪忌之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

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劔之為人也堅

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桓公不聽果與

之遇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

好事耶此以抽劔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

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東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  
 後禮擯贊揖讓登壇劔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  
 曰請不帶劔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  
 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劔  
 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莊公自懷劔曹劇亦懷  
 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椹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  
 於君前左手舉劔將椹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  
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  
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  
 管仲走君曹劇抽劔當兩  
 之死也戮死於君前

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劔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

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

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

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

者之過故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

弭息其師無若諸侯夫杞明

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

王之後也之杞夏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評大

匡志匡君以匡天下為功初叙五年涕諫自用之  
 弊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揚而大慮則事



多舛而仲功亦莽莽矣史記述止數事而于轉禍  
 因敗其幹佐君心了了如照則文之不可已也如  
 是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  
 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  
 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無辭以伐宋管仲曰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  
 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  
 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  
 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而  
 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  
 令君受而封之。受祀告命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  
 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  
 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  
 乘申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  
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  
 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  
 楚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

管子卷之七

卷之七

十五

末四百九

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不當封也。今君斬封亡國。國盡

若何。亡國其若之何。通絕以小言國小故亡封亡

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亡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

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

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

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

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管仲行之政也。

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

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管

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

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

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今齊以豹皮往，小侯以

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

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

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

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

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

善言為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明聽

明捷給。可令為東國。

東國謂白齊東之國。今隰朋理之。

賓胥無堅

強以良。可以為西土。

西土齊西之士。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

通東屬

木。其人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果。兩因其地而使

其人衛國之教。句危傳以利。

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

通危急也。急於傳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

即輕而易動。可以相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

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

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

於禮。

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

季友之為人。也。恭以

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

博於糧。謂多委積。

楚國之教

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

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

小侯既服。大侯既附。

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三人於三國。所以服大侯。

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

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

謂入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

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

越。按小匡。作公子舉博。開而知禮。握字疑。禮字誤也。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或緣陵戰於後

故敗狄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

與小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與小侯則以齊不踐其國近齊之大

縣分之終不踐通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

不踐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

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

以伐小國小國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

伐言諸侯以敬順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

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

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孤竹國名山斬孤竹斬其君

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

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

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桓公乃告諸侯必

足三年之食安然後三年食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

足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

齊當發卒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

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

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母

專棄妻母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母財粟母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

之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若

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

穀穀齊之下都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

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

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

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恨從如此故可

以加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

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

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

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

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

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兵車之會謂結饗國四十有二

年評四十二年以上叙匡天下行事大畧自以文

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

九年起叙國中內政此一篇大體也布格大奇不  
 詳察不見古文之大全桓公踐位十九年詳叙事  
 道古陸離有邁氣文兼子史之長太史公用其古  
 法幹以驚雄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太史公後  
 此種古文古法絕矣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  
 一取其貨助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二歲  
 而稅一率一歲而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故不稅歲飢弛稅此歲  
 有飢者有不飢者桓公使鮑叔識音若之有善  
 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

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微也隰朋為東國賓  
 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

有公事職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  
務故近宮工賈近市三十里置處委焉有司職之處今之郵

當有儲擬以供過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吏從行  
者立官以主之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乘者處之有司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客與  
 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

管子地員篇 卷之九 十一 用五百二

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

於事不當者罪之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

不通五日囚出謂欲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

賞有過無罪賞雖過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

大夫令之勉勉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

免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

也野為原又多不發道不發是大徑大役簡少其

野多不發之衆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

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

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

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出

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

禮為上舉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二三得一為下

士處靖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交不失禮行

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

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行此三

管子卷之七

趙按總之  
進諸侯子有  
善則與其賞  
有過則不與  
其故不連及

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高子進工賈應

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

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復入三

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

斷獄文局之奇後人不能亦多不解演獄天下之

命也君之威也于政為大千國為權政不可輕權

不可移人命不可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有重之

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謂鮑叔

高子管子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

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

不治不能野原文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三者

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交

通狹邪浪蕩比之匪人俠少年公子也好飲食重

好則挾朋黨者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

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

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類。按古人皆稱其賢而史家善者後有善者而舉不肖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夫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無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若後有善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告高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

治危。危傾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

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有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

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

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評三大夫主進賞

仲命之德中刑也。國子為李主罰。君命之刑中德

也。東國西土外政其條具上七大夫政完其文完

矣。古人六體原不拘拘如後人局面所以前外政

一一歸功散結末又大結內政獨似關似關政其

妙也。既以詳功又贅乎哉。直舉政本已矣。不關鍵

照應之大關鍵。照應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

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

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

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斷獄情與義易

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合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

偽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

十四 五十七 仲

今所有罪必通制刑必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  
無赦之也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  
議貴之典易祿無斂即奪奉收田之罰有可無赦  
易後再犯也演君天道也主德相地道也主法故  
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法之中而又有德  
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也故仲相也三  
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法而持平者  
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君又自為  
國家祥刑而持平者也散散叙來有次第有  
脉絡有條理關鍵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分焉  
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之  
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

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乎非仲之  
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為解嘲  
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累臣  
生之不圖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之  
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定亡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忠委而任  
才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肯死事讐媿于  
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  
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  
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  
白不得也必曰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濟則軋時之  
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  
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  
雲之會紀內政於五卿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  
以其生用其才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  
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  
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  
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世貪生二心口實  
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哆然吾志其大為社稷  
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欲用桓  
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  
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喪  
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

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首  
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  
可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管子權第七卷終

管子權卷第八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  
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

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  
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

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

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

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木可以為

貨破木成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一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

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

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

脅者一戟脅者也既出看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

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

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大夫之家而

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賜小

管子卷之八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  
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  
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  
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  
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  
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  
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

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刑

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

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

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公與

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掘新井而柴焉新井

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至公執爵夫

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

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

其故何也謂不辭而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

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  
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厚  
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亦

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也  
廣通血氣道而后年長年長而后心長心長而后  
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  
之使通調無泣關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夫心于



是悌逆德于是喪道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為  
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  
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孫薄稅歛輕刑罰  
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  
寬而不凌不虐獨菴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穢  
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往行不來而  
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  
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曰  
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熙熙鼓以遊

矣此為天下也演昔哉本術乎禁樂去偷歸于長  
年長心心無荒而血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  
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  
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  
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  
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其用作入法耳後  
法家乃多言鐘鼓不解于縣窻窻不離于側而天  
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佞人主恣睢嘻謬哉其  
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

管子  
卷八  
法法  
三



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評)就齊語詮次而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三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

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

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

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

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

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

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

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

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

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

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

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寸心焉魯君許諾施伯

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管

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

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

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

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僂戮之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

與寡君賊比也。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

能受命於是魯且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

之。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也。施伯從而笑

賢人。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鮑叔

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

以得天與失天其入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

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通得天失天管鮑之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

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

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探

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通才管仲而勤任之以

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

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

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

其本謀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昭德以貳

君也。言昭管仲之德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能

無以加矣。

趙。據言鮑叔知齊無他其名驕故勤管仲使居戒皆不使且以顯仲之功則國家必歸之勤致效也趙。按言常人有為國得死力者功顯可貴今叔為顯得生仲功無以加矣

管子

卷八

五十四

及此圖必不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後而浴之三

後謂除其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誣纓插衽示將使

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

之退操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

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

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

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

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

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

陳妾食餘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

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

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

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

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

刑罰糞除其顛旒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墾闢旒者

趙按設象即周禮慈法象釋也本謂上之所設末謂下所行

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

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故糞其顛而除其旄通糞除顛旄掃除而養老重禮也以事

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

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

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

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

參國奈何管子對曰詳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

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叙於成民事之上似有

條理然事次而文則板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

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

也官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衛自三

下每皆置具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

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

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

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武

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母有淫佚

按官官  
六也此言士  
之鄉下四句  
則商工農之  
鄉也

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市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正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具備其械器械器皆為

田比耒耜穀芟比耦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

其開遺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擊去其草之

其音推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先

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挾

槍耨也刈鎌也耨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

稅其常服以就功別苗莠列䟽遯遯密也謂苗之

後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䟽遯密當均列之

管子

卷八

上

四百五十三

首戴苧蒲

苧苧也編苧與蒲以為笠

身服襍襖

襖讀調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

也者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為姦

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

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

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才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

戚近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

野處而不暱有司不告罪五此移華二而尾語不

可刪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并矣今夫

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

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語

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

相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

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

其鄉之貨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

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通

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賈而後至。奇在時來。珍異

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

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書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周。相地

而棄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則八

通次土宜。農墾上宜。未開墾。宜土相地。而差政。四

民不移。父子常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

舊貧則粟。今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

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于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

見之。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

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

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



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

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省刑罰

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

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

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

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通舉財長工富之也陳

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

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乃開

節而用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

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

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

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

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

子無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

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

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

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

所高子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

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

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率

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過行賞罰

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

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

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

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

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

是故率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

不得遷徙，故率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

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  
 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  
 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  
 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  
 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有司已  
 於事而竣既畢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

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  
 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  
 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  
 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功  
 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久居我官有功  
 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

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

稱柄之言可以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通也

補不善之政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察

卿里之人以考其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可立

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所成功之事也

知習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謂之側匿猶縮懦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

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夫名之曰三

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

退修於鄉鮑叔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

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

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

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

謂士也固極二三其德為政女三嫁入於春穀三

出而嫁是不貞順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

者也故入於春穀見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居家治理可移於官

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

修政則人無苟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

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

革二戟蘭即所謂蘭盾兵架也韜革小罪入以金

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其宥謂從坐者分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

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

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

夷鋸擗試諸木土夷鋸類也鉅桓公曰甲兵大足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

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

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甯戚為師以教

農事自此已上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曹宿孫

處禁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匡尚處燕

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

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

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

其沈亂者而先攻之。以政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

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

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

而美為皮幣。以極聘。煩於諸侯。煩見也以安四鄰。則

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

謂以何國為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

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世也渠彌於河。階

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

地。吉臺原姑與柴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

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

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

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

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

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

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

州。分吳半。分吳地也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

趙國語註  
明謂渠彌海  
之名言齊行  
高山大海軍  
士可依之為  
險阻

行漆

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渡汝水時踰

方地謂方城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

謂歷絲者也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

言隆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

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此狄以寇北伐山

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

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

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

甲耳之貉拘秦夏與甲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而

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徐州

已下有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

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

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翳兵不解翳翳翳所以

翳者之屬不解甲於壘殺無弓服無矢殺無弓衣也

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

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



文武有祭事於文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

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

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

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

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

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

牁張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

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

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

不降而鷹隼鴟梟豐蔀無神不格庶神不至則守龜未敢其祭享

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

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

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反

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色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

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

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承天子

之命而母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

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

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

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

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

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

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

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

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

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

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

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

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

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

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

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攬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攬收拾也

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

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  
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  
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  
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  
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  
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墾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  
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駟陵培夏靈  
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  
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

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  
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  
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  
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偃革甲曰三革  
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  
也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  
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  
然後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其國大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其國小  
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施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

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

小人懷德而歸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

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

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

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

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

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

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察

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

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

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

以獲生。以屬其鬻。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

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

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

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

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

管子

卷八

十四

三十九手

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其田必見禽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多獲而後反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

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

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

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

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

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遜則亾

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正與夷吾

不可待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

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

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

為人小廉而苛怙音逝苛密怙察也足恭而辭結

其辭能與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

人定交結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

使三使行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

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

大行大行大使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

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

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不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

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於

子各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德

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評重言易見三者可無不

可先秦法家之士政為此說故撫桓公之短而自

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

于世不然宇宙皆糜爛萬古為長夕

演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

奉言傳會神仙家佞主者太史公博撫異記以

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昉出何籍據此中入小

匡漆益本語故文明此亦采本也政者必信即

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仲諱之况儼然欲受命  
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諄乎無王之罪將浮問鼎  
于召狩請隧箴矣聖人何以一正一譎嘉叙葵  
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以是借  
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詬也一匡匡王耳君無  
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  
一旦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匡之附  
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關

內言四

八卷

管子權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  
之形容

內言五

評都虛言虛事為美夸張戰國法家流之託筆  
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宏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

先生為之耶取辭焉善矣。○散散叙次如不關  
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  
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  
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  
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  
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  
仲父胡為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

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

將安聞道而得度哉

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

管子對曰君

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  
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  
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  
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

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

此欲書其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所定令也

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入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

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

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

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

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

乎管子曰諾於是今之縣鍾磬之椽于元及椽所以嚴飾之

陳歌舞竽瑟之樂自殺數十牛者數旬評叙桓仲

君臣一段佯疾不救以愚弄諸臣事詞景色種種

如畫直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

覆秦策中叙范雎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畧相當羣

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

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

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

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箭虞之間管子

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  
 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  
 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也脫出游鐘磬  
 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  
 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  
 縣伐謂斫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  
 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

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

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

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於疆今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

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

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

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

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

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

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

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

燹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

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之失男女居室如鳥鼠

處楚人又無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取宋田夾

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東山之西水深滅境敗

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評詞如綺叙事之巧然要

知可為著書不可為史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

詞體故孟堅贊史記曰其文直其事核楚欲吞宋

鄭而畏齊曰思人家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

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

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

厚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誰能為我交齊者

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

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

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

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

拂違也若不報善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

管子

卷九

五

中

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燹。燹，燒也。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壩，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評全述前

語戰國文曰：七是次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

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

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口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評文奇事亦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要王之因，因順之伯之因。因反之順為道，反為權。自五伯以降，皆非權不行于天下矣。世也。如何善者，權之于道逆之，歸順庶幾哉。留侯武侯梁公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

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  
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  
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

評召陵之師兩君無遇也安所令又安請宋鄭安

有百代城文傳乎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  
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  
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

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

東存晉公於南晉自伐秦而遂存晉於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遠

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

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評

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誣天下以力

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

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

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

無專封亦是有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

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

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  
有鬪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鄰  
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  
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  
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  
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信險穽  
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  
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衆之則  
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評文不成一篇散散段落故不曰霸論霸謀而  
曰霸言節取之如網珠采玉足為國寶至於珠  
聯玉藻猶在工人乎文心將心文勢陣勢虎賁  
三千君子六千大可王小可伯七國十節度敗  
而潰焉文人不可不知此法

評如聖教集字可采不可臨蘭亭方是一筆書  
書家不解往往失筆意故米元章常自謂中年

書人以為集古其進之矣。初陣雄梟精采壁壘生色部曲揮風中半以後陽節盡陰節不守。胥漸弛散矣。頗又參差重複。故淮陰多多益難。不善尾者霸王七十之勝也。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

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賓屬四海。各得其宜

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大國小之曲國正之。

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威權暴王殘

之慘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則殘滅之

於國戮其首罪卑其辭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兼

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

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

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暴危暴

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君人者有

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

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夫國之存也鄰

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國之亾也鄰國

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

鄰國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天

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國危則聖

人知矣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

不當也我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

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

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有所謂尺蠖之然後能

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夫兵幸於權權幸於

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

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邦本

明大數者得人容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

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

之地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

之衆故可得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會

者其大計存也彼於我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

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財於

我無所減削更可以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總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以姦

管子權卷九



倭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

明王之伐之明天下所欲也而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

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

一人而天下勸一人而天下勸夫先王取天下

也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

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

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固

濟也是以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

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竝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國

在危亾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是故先王之

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通曰使

國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

國用其言不聽而國亾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

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

管子權

卷九

三九十四仲

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

重官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

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

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

知熱履冰乃知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

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外愚人之憎惡也

外聖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演畏微畏明憎

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其緒經政聖人獨藏

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天下弗知也而常

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入而觀余聖人何分哉尸

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下知矣是以

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一抱蜀之

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憎中庸之戒懼耶

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

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

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聖人能輔時不能

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違時聖人不能知者

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

管子

卷九

十一

中四十五

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

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

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通避堅而攻瑕破大而制地大本而

小標標末也本大而則難崩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

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中國為天下樞也塞

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牽小

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

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

理通正而治之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

也圍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已

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

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

敗績亡能成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

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

其守國非其國也評國非其國六下文體錯落變

化可法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

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

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國故國故國小而

政大者國益大故大政開國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

則日損疆而不理者復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

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賢而無禮者復賤禮則位

奪故復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富而驕肆

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君君為主觀軍

者觀將將為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

非明也內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內外賢而其人

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

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

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威而不止命曰

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卿貴

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人衆而不親非

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

求魚故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施薄而

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直苞裏也

為下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

所苞管子 卷九

管子 卷九

越博事也  
君不能專命  
則國不聽也

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

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

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也夫令不高不行

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化之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亂故理亂在上也。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

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

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

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以五勝夫善用國

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

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疆重皆國

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疆國衆

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之。疆國衆

合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疆國少。合

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

王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國

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夫神聖視天

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

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為疆國

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

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

列不讓賢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

非是衆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

之實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得夫先王之爭天下

也以方心以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以整齊整齊而

故可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

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道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

心應天時然後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

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過者其大四封之內以正使

之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近

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

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典師服而

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

其德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弱驥之

林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

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

一疑二訛

管子

卷九

十一

四百三十一

趙○按制節  
謂事大國乎  
其法令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

則乘節者也故失通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

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王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

攻蠻夷蠻夷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

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達時

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作難達時易

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武以臣伐君若湯武

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必先定謀

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

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相形

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

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

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料食以攻食

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

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

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

在敦古在於合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

在成曲

在於全體

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

刑罰過理

則權柄倒錯

謀易而禍反

謀事數易反來

計得而疆信音申功

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

數猶理也

夫爭疆之

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

先此三爭然後爭

令人主一喜一

怒者謀也

謀得則喜謀失則怒

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

刑得則重

刑失則輕

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

權重則進權輕則退

故精於謀

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

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

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

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

兵攻所憎而利之

通得者楚莊之封陳失者田問

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

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

鄰國必怨而不親

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

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

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

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

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疆

擅破一國疆在鄰國

者既破一國不能守疆

鄰國得之如此者王也

通范睢謂遠攻齊夫

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評叠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癢一於宮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官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叅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凡立朝廷間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授有德則大

臣興義禍子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

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

人上功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借

所刑皆當其罪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毋遺老忘親則

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舉知人急則衆不

亂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咨盡悉痲痺而善救

之衆無急安得亂此向行此屬下行此道也急語

也舉困難之事以示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

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然後問事事先

大功先問大功政自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

則先問大功政自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

則先問大功政自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

禍子一作  
禄子是也

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

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問死事之寡

其饑廩何如。廩謂其妻饑廩言給其饑問國之有

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其材之吏欲問州之大夫

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今吏亦何以明之

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

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

久留其事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

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

行將何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人知其

當有所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

裔者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

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

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

家數欲有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

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

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問宗子之收昆弟

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

也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者入子弟

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

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

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之有田而

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

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

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通

古債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官賤

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

承之無曰儀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

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外

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鄉子弟力

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子弟之無上事

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

不田農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問

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問國之伏

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貸利隱蔽

溝瀆可決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而溉灌者者害何物

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死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

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

幾何人能利備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

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問

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

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

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益百姓者幾何人士

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工之巧出足

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既有人

年也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

使者幾何人大夫䟽器䟽謂飾甲兵兵車旌旗鼓

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䟽藏器䟽畫而

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衣夾鉞鉞兩刃鉞也衣鈞

弦之造鈞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何若厲可

用何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

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卿師車輜

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

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者工尹伐材用

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

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人有餘

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

命遵國之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腩其老而死者皆

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而不

數也知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出入

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台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

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也君

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

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

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

後曰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

予曰有先後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失謀而敗國之危也

慎謀乃保國評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篇

連行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文皆然問所以教

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執官

管子管子卷九

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

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

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所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

築城郭修牆閉絕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

守者何所也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絕

其功費故曰益地守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所捕盜賊除入害者幾何

矣其功費故曰益地守

制地通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幾察為多關以外則邊邊以隣為主總之皆地政

也故曰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此

言故言曰法地以為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父子

政故曰地德為首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

出于地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

疆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

地則無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此皆因地而成

所容居之財具也市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海於而萬人

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

道之民荒無苛。句入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

苛虐但使盡地之職。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自然齊一。而保國也。

盡雖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各主異位。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

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通亂為句。屬讒人普

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九軍之人

皆親矣。關者諸侯之取。隨也。謂取隨而外財之門

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

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

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謂征於市。虛車勿索。其煩擾

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

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身外事謹則聽其名

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既

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其色又須是正

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

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

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權

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顏德者不足困我也。蓋語

奸者必使貌厚心陰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而已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行不惑凡此堂行

者之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

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

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釁

安能使同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

邊患足矣此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以

備不虞后鄉四極既結而撫安之後向今守法之官

日行又令守法之言曰度必明失經常其必行之

失於經常通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

大而煩故以君曰申而飭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

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

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謀失第二十五關

熒而悅

反



管子權卷第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  
戒桓公

內言九

評 戒多繕道保定之務故別於霸言而以戒名

其文體相似也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流遺文可入經言七廩以後

撥拾湯耳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

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

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人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

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通不本春從

不足於耕本者原省助之春種為本秋穫為利今

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

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所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

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

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

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

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

無方也通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未生之

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

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脩命之元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此最為防禦以尊六生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通內固情復性也外謹聲

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榮

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

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

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天日聞期願

實寡故曰遠期也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唯口起蓋

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

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

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

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之德

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是故聖

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

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

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亾乎體違言

不存口體無邪行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通

管子 卷一 三 子四十五

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寔生此句

搃上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通

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

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

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

政貪冒者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謂

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是

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南面聽天

下而無驕色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

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

不出尸牖不為而成無為而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君不動政令陳下而

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心不動使四

收耳目而萬物情耳目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

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

知道以其知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趙曰按三問  
旋也

故曰狗不以善吠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

修於其身心曼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

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

仁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也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成管仲隰

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今天

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

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

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

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

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歛焉人患死而上

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親治而遠有德疎賢雖

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

管仲曰昔先王之埋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

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歛焉則人不

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

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

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

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王

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再拜頓

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

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

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

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於是管仲與桓

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老弱犯罪者無即刑

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山林梁澤以時

禁發而不正也獬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

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

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

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

其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

伐之故其物布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天下戎叔胡豆

管子

卷之十

六

湯四三十五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饋食言其饋不盛也中婦

諸子謂官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

有行何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

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

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

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

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

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

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我

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至

為人待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與人相持而接對

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經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此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

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

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趙曰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彼必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

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奸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

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

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

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朋演莊子曰。有所不聞。有

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

無魚至察無徒。故為人上。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不

用其知也。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吾公

門。不忘其家。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

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

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勇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

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公又

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矚已乎。矚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



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窳戚之

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

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對曰

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誡。不能為國以賓

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誡窳戚之為人

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窳戚善於農植貪於積孫在

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

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

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

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

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

於楚為臣死乎。楚豈為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

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歸楚必

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

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桓

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皇暮欲蓄我

皆矜能太過不能與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誡

獬而不使也。通左傳曰還我艾獬獬牡豕也。今夫

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

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獬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

蓄我獬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

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

旦暮欲蓄我獬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

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

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齊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

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

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

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

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

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

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

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

齊。戰于贏。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

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評地圖參惠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二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當

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轉之險謂路形若輾而輾曲維

氏東南有輾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謂其草深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

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壟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

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

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

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

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

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

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

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

議成敗。人主之任也。於事之成敗。明王獨斷。不能議論功勞。

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

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實嬰李牧之為也。通私行屬蔽賢

向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

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使百

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

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

鉤連有偏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通棟

君相為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短語二

評參患談兵處佳言欽珠屑玉贈矣後人著蔡

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

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

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

臯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

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

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

必構鄰來伐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

故有外難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

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

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

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

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

內侵故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必

地虧故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

上侵故三驚當一至武能驚敵使

國亂當一戰師之三至可三軍

懼如此者三可當三至當一軍當一軍之用三軍

當一戰成一戰之功通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

興之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

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師行一期能盡一

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今交刃接兵而

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

先已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

攻之自拔者也。

主人食子嬰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

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通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

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

自敝矣荆棘處生日費千金攻堅則輒此之謂也

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敗攻自毀也是以聖

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

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

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

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

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故與獨行同實也兵

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伐

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

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

人與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通以

不教之士戰所謂白徒烏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

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

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

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

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

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評漢初六經未表

誼錯皆管氏紹祖之臣子餘食之宗人故一器成

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

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

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

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通器即**

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還踵句

踐之陷水肩頓之鳴鏑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

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者文德

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粵游夫也又桓公召

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

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評**制分于叅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鈐術也

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

子中卮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聖人賢士不

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

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

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

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通借夷齊之

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

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通借夷齊之

知之有五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

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大征徧知

天下大征謂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一問之

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問候之

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通散金財為間政以用取明徧知天

下審御機數七法備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

而有耳目耳目視聽速兵不呼傲不苛聚不妄行

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通卧鼓啣枚潛師襲人苟

管子 卷一 湯問



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  
若周幽之偽烽也  
**通**苟聚兵無制

野戰不陣或陣而譁妄行則羣卒困**通**不量力而

進慮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通**知難不退逐利不

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軻軻固之名也所攻乘

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神攻堅則瑕者堅雖所攻

能令脆者則以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為堅

士卒堅強故也**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瑕亦

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亦

瑕矣孫子三駟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

攻堅明卒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削也

刃游間也故刀游理間故天道不行必順天

道若及天道之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事既荒

且亂故十器備不行以半擊倍行故此雖半可以

擊彼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以行謂先規行之也欲

池彼則知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通**攻

而備之也無君非以權勝直幸之侮耳故禮不伐喪攻堅不

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不行無君游其間

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規以潛襲至

趙。從讀  
上句

管子  
卷十  
四十五  
仲

趙。按待即  
上國意注非  
富待字為句

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  
比去而不可止。通不可圍不可止而對即善攻不  
知守善守不知攻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何能止  
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  
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也強也而  
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  
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  
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  
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  
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①評 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道  
德之意但不成體局氣索理支

②評 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篇中  
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平正頗合  
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  
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嚴勁典制順不比濫

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

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

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

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

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

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

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

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况人心之疑也是故能家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

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

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

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

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

罰不撓法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

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

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

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

律而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

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如此則

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

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

有獨得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

敢為非雖有豫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

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乘其事謂乘吏嗇而稽之

以度又以國之法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也

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

廢亾之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

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

事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

禮尊君父卑臣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

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

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

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

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

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

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

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

也其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工商也言

也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夫為人君者廢德於人者

也君者以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為人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為人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

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

致死以立功不微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

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

事業程於官官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齊令而動

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安。

是故君人也者無賢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

也。貴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

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

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

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

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

有司不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任也。上供

從君之命令乃專通共者侵分上柄國如兩君專上之權故主失威。

者擅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

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

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

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

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

管子抄 卷一 湯四百十四

可以為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

公矣。君身善則智淺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

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

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

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

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

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選

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

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職

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而國未嘗乏於勝

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

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

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

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身立而民

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

求於民。立身正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

也。上預不事則偽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

有餘而實不足也

管子

也君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  
反逆之行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順理而不失

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

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

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

所以為公道者乃是不違私道也名曰行公道而託其私焉

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既久行私而不知則

無積乎豈復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

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

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國無常法則大臣敢

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

以規度主婦人嬖寵傲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

之情也引其外權則何為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

太子故夫人既隆又挾大臣之助兵亂內作以召外

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正。衡。衣服繢纁。盡有法度。繢纁。古則君。衣冕字。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綽。古

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

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

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為獨辟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

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

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

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

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

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

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

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

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相

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

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而君

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

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珪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立三階之上。南

面而受要。君之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王制謂以歲之

成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

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其

敬而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

在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

而相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

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

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

虛設。道無形而善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

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

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故君一國者其道

君之也。道可為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

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

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其所惡者

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

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

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

是故將與之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將殺

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不

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聞也。或有聲無實或有

故不供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

為有過者不宥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

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

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

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是以官人

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

管子 卷二 湯四百六十八

之字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先  
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

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

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

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

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

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是以令出

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無所用刑先王善與

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

國以民守民也革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為非則失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所極

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而名為明君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

見耳目不壅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

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

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失任人

必擇其可否君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

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

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

以此事上擇其可事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  
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權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  
宜精言以刻新為奇此散散夷衍將材不可及

十萬更劣于上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

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弱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

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

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

民之德正人之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吐口便伯術本

色亦是按聖入法將無為皇王解嘲乎是故道術

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

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

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道故

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上下

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是

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君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

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

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

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

故不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是故明

物為非

管子卷之十一 四十七手

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

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旌之以衣服。

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藏也貴之以王禁。

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

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其道則不

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

水波而上二語可以印道。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

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歸

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烈士盡功業於

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

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拒也當其治軒冕者不敢讓賞。當其

讓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

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夫下不戴其上。臣

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

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百姓不用則天下不

至。百姓不用則天下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

無邦將何至哉

管子卷二十一

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令侵則官危

今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百姓無辜受而明

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

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

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交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敗教

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

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

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選要淫佚

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

則下無怨心隱謂伏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

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

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而使民所

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民有三務不布

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二民

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

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



色穆猶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

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

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

為亂臣國家之衷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

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

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

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守之昔者聖王本厚

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求索辯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然則躁作姦邪偽詐

之人不敢試也以嘗君非此禮正民之道也若用

此道以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

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

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沈疑之得民也者前

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

同君以興禍故明君在上使僻不能食其意使僻

謂之伏寇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大

臣不能侵其勢君不能侵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

趙曰按言刑  
罰數加於近  
侍故使僻不  
能食其意比  
黨者必誅之

管子 卷十一 五 湯五百二十七

故大臣不能  
侵其勢

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游行食

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

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謂中央之人謂

左右與君是以中央之人君之左右也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

會其事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臣主之間參中央之

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以

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故能取威也威惠遷於

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

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

而可威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通能易

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

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通有原有

又讀如十有幾年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

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通有原有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

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通先其君四者總

屬中央之人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

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

通有原有  
字當作又

管子

卷十一

四九十六仲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

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

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是

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

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是以為人上者患而

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

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以力役

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滔謂

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

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

故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

固而不妄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

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

管子卷之二

趙按始手  
愚不與其事  
以下患而不  
帝也親其事  
不規其道即  
下勞而不患

身言刑作形  
下同  
趙趕巨言  
切矣也

管子卷之二 五十六

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

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後德明知

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

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

此者反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

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

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

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

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

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

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

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

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

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通上束于

國之政。刑下牽于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

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

同故曰。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

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既食於道

力邪惡之人復無所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  
立生故國平而姦省

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  
大夫不敢有幸心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  
之將一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

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齊民食於力則作  
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  
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遷流之

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之則行

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決之則行  
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

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土尊而民

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

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四

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

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

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

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

子為兄弟者  
雖有才而無  
亦不以逐嫡  
子而傷義故  
禮愛隆而不  
故並適于爵  
尊而亦事  
適于也

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

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

貴寵子不令逐而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

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起異可也爵位雖尊禮無不

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選為都佻肩之以衣服旌

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

覆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然則兄弟無間都護

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故其立相也陳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祭伍相德而周

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

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

之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

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

生於選任之不當而所責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

而民無慝矣慝姦惡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

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舉能以就官不類

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前列使在

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通傷年如聖書之

俯資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

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

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

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通幾臣權疑

主而操機術。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

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

必正。相必直立以聽。通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

中信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

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

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官中亂曰姤紛。言積姤紛然所以亂通

並后多寵而羣妬。桓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

狐。趙呂。郤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

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

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

且舞。中民亂曰讜諍。謂以智詐讜諍恐諍質則亂小民亂曰財賈

賦稅重則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龍言諄生慢不重

而智詐恐讐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

也變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

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順大臣以功

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

其所順故審天時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

務繡文刻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

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下十伍以

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罪伏即伏罪例

文以固其意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

之師以遂其學每師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

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

則皆反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通風

行草偃陳詩觀風衆風所以稽風衆也吏政易飾

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

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社稷之任者也若此

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



短語六

評竒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贗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脩治而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脩可小稱不可大議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母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

入不知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而名之毋有過而妄

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

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

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

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通鼓鐘聲聞但問外聲不

問宮鼓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操名從人無

不强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既

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

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弃其地而

此按以為不善向言人之觀我其明可逃遁以不善也

管子卷十一  
五百年手

走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弃在於身者孰為利氣也走故畏人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荒為利也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視回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

一動志眸子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

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

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怨氣亦不能為可

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

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

續之滿者誣之虛者實之誣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

成湯罪己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紂罪人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

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

如也者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

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而反於身則有善而歸

之民則民喜民得善也往吾民善往則來懼身則過來

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

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

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

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

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

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權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

感弓矢故鼓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

可及遠道可致鼓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天下者

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

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管

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

用此恭遜等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嘗試多怨

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大哉

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

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小以治

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

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

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

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審

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無

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故之身者使之愛惡。是也同是此

則愛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

其後名物也如天如地。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

地之性。變道者貴作管仲有病。評有病

以下又據松傳益定非一篇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

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

謁謂有所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公曰

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

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

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

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

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刀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

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

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

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必務時為事久也。蓋虛不長。

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通務為矯意勉務其

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

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

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演人之將死，其言

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也。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偽而

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蓋而歸

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我生之天

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

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

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

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

堂巫而苛病起兵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

也療之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

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

四闕故以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作難圍公一

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遂從竇入

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牙堂巫公子開方四人

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行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公

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死者無知

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

幘以裹首而絕幘所也以覆軀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

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也桓公之所

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

而起曰使公母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母忘束縛

在魯也使甯戚母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無道之君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評 冗襍比俳書中劣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

君胡有辱令

言臣能盡君之令而後已言之乎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彌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

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

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

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

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

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讒賊止也謂止與之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政令不

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

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

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眾所怨詛詛祝也希不滅亡

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

臣教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教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

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



言其法式之政既已縣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  
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  
為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此亦  
功也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

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  
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  
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循其  
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善使

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

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  
美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

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  
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

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  
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

趙按別本  
注賢士之能  
發揮于政事

管子卷十一

管子卷十一

管子卷十一

子四百十九

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倭說以進於君專遂

進不退。所謂知進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貴尊其

貨賄卑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

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以敗其君皆曰非

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見賢若貨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羣處常有陷賢之見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利若求見賤若過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貨然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已。與之交也。倨

敬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

之心唯起人詔向而順之。言其接諛。湛江於

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

迷者則保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

依而貴重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

貴寵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捕援貨人。其所捕追

唯財貨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

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管子權卷第十四關

短語八

管子權卷第十一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評 逐節生枝翦段雖玲瓏瑣瑣玉葉金豆耳非大方之家大約文不論奇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則小

趙。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評侈靡大奇矣時出危言易行動人又時與言  
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  
傲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  
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而博此  
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評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其稍可通為置  
解政恐郢書不免異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

耳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間故  
非平正通達之比尚書且余此亦有意擬之云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同

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可與

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倍堯之時混禹之美

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

此亦言非有出人之山不童而用贍澤不焚而養

足山無草木曰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

故天下午有時而賦曰良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

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鄉而不理靜也雖

管子 卷之三 管子

趙。按時音  
奇物體不具  
也。

通。一足有  
發一足無發  
以耻辱之可  
以當死也。今  
周公之刑法  
雖詳有斷指  
之罪。斷首之  
罪。斷足之罪。  
充滿于獄。使  
不致枉法。雖  
善而民猶不  
服。蓋謂古人  
法簡而治。今  
人法詳而不  
也。

趙。大昏謂  
甚昏昧也。博  
夜後夜也。謂  
長不明也。所  
以甚言今人  
之昏昧。

公卿不理其獄。一跣。一跣。一跣。而當死。諸侯犯

著一隻屨以耻。刑。通。一跣。一跣。一跣。屨承象刑之化也。

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

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

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

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

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

足。事未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

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情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

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大昏也。博夜也。夜謂

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演昏昧也。夜息也。上皇

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

之庸息。下何毀救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

也。其倍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然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

曰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

復爰應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

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也莫善於侈

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王者飢不可

也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

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博奉以

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畜上隆

以化下畜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

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

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

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

始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自秉以風儉

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

穀穀而如珠民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執

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

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

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郭三頁六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減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通禮樂

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敬事業賤故眾力農而粟米

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為陰王者陰之陰也故

勝水王之生于山而藏於山故勝水其化如神

曰如水火故也故天子減珠玉諸侯減金石大夫畜狗

馬百姓減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

與之今歲之者所以通四減皆國蓄以待穀之貴

賑貧乏故為均之始通四減皆國蓄以待穀之貴

賤而權之者無減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米反貴

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

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殷

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管子

卷十二

四十七

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興時易化上

下以不同為同標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

不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

人心之悲且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

亦為之傷悼之今見其威容人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

然若藹之靜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

怨蕩蕩若流水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

教若流使人思之人所生往通四若四人分喻四

教秋雲夏雲藹靜流水嚴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

意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

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辟

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不肖者化焉秋雲始見

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閏悅通以言教格以

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

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



一闕于身此闕不行矣故貴備焉備身如坊表昭

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

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皜禔

身律物不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

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

祭而祈福者也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

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使其賢不肖化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

而使之則不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

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微成之形

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

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

常樹軌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

是教曰內心之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

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

用四心不用革面用恥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

神斯為使衆而喻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

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天下人心竅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

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

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

富之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

竊故不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也平而不流謂水

知取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逮已無委雲以助

二事為下有比例上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

也本愛而無親則流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

用無用則辟句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視

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上短下長

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通田常子罕之擅刑施上無度

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此上短下長危

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詛

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禰

尊始也祖禰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要盟欲為整齊

也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

政者所取則故通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

威不可勉之也管子卷十二四十五

是為德威唯威生殺天之威靈刑賞君之威權薄

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

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

禍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演盟必質於太

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秉倒持于是

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渝者傷者接至

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者輔政之用

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

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雷霆尊

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券矣此惟威

惟明威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

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

政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

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

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

明之然後可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

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

政之事

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

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道夭也

莊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夭厲厲疾也六畜遮育五

穀遮熟遮猶也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

得用人俱富而力演親事則柱上短下長之危強

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微故君得久長壽考民

得恬阜物得蕃穰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

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

無奢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可

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若何問曰忽然易卿而移

點不肖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演俱賢如兩鼠鬪

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衰必先而奪人故用

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

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

反轅孫叔勝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

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

勉之通允變則窮弊之後振恥起衰故上得幹蠱

之譽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富應言

待感與物俱長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

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

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

民之良也君久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不有而醜

天地非天子之事也地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配

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

配天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停革也

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

革而不能革不可服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

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通革主

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通革主

革故鼎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

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

化請問諸侯之化弊謂久行弊也者家也言國

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

通周禮大癸羣吏癸計也合家以為國故計國者

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通長

來為句君擦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

謂已按別本  
言德化可以  
張人則必死  
于化矣

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  
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  
力用功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田有  
宅宅然後可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  
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  
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通行民之所重一句  
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  
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  
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貧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今使衣皮而冠  
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  
而苟且故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  
而不能致功然後淪以灼之雕棹然後爨之然後爨之  
而為也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利趨丹穴而求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此百  
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所兼則怠於作

趙。按罷至  
樂謂耳港然  
行也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通凡富者

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通九富者

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

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

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通

畜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屬下句言馭臣之術用

令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

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化之使貧或先少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通予

與而後多奪之也用然後成其功馭使輟摠言用臣之柄徒以以下六者則予奪使

輟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我此太

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因材器使不在

予奪數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

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

名而無其位以驕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

人令有所貴用也有裸禮我而居之或廢用

物以射春秋之利今財物裸禮

則官自收而消也為富而又強則

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作聲譽

或令其有通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任如秦賞功之爵收春秋

管子

卷之三

郭景美

考課以時而黜陟有襍臣有僭越襍也我以禮齊

而居之臣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

以動衆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者也

必成辯以辯辭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則使招來

而請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廉以標人而

清廉則使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

可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不能使之而流徙

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之堅強

反乘以教上也以下三種不可使不能使皆亡之

矣也堅強而來固為亢以矯令不受祿爵之糜廣

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此謂國

亡之邾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守常

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上信

而賤文用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馭馭子朗反緣即指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媚結

以求寵好馭馭市儈也大賈曰馭臣以功力市上

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脩其教不易俗齊其

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

管子卷之七 法法 第五十七



受大祿駟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

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

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也民欲佚而教

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

教定而國富積財也死教定而威行其致死則莫敢當

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

於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成也

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事

其時故變美也通君司變者不受變內樞其神外循其文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

可表反此而傷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

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蓄

及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故緣地之利緣順承

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

也開國閉辱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承從矣

之指者動必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

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其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

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河玩故演地利有定宜綠

其宜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

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

明為榮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生陰汙

為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

舉人于朝與眾公之也書曰開四門公則國門開

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柰其孽辱亦既有辱

唯神以謝過耳報孽爵祭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

其孽當今亞視壁執孽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言

以小勝大祭此小損以勝大災負其中辰其外

既善則以謝過又當負中無所專固有而復畏強長

其虛其有強大於而教則當長而物正以視其中

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通柰其孽辱以下

難解臆之孽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非於神

卑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

明神次者操牲璧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

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

安能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  
大如擇袖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  
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  
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  
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以閉辱  
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教胡以備  
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教者事至此如何救而可此非寇至  
塞門塞門政與關門對亦屬任賢玩善言說承上  
閉國閉辱一正一反此為不能開而臣有以自擻

者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神所

福助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仰藉也而亟付其身此所

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君明何

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關忽有塞則大姦場竈而擅

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

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聲百姓無教且

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

之若何謂寇賊既恃強予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通

管子 卷之四

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

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弗二應其術則申韓之

名法御數也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

官而危之不與之重官則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儻則

踈之母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

猶踈則數之母使人曲之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無使人見怨陰謀舉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

大踈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偏怨此所

以為之也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

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

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母伐也譬若大樹深根

不可伐大臣根黨固事之母入之無得入同其惡

也通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以反禍魯孫于

季氏衛出于寧孫深繫之母今見之母使酒竭

也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母滅當

明不善令人皆知生榮之母失謂生榮殺之心若

不可誅之時必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今他事有十言

也雖凶必吉。

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

通君馭臣唯攬

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

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

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

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

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積其財無事之

待即國家閒暇總脩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

也下兩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百

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許蘇秦所

言臨淄鬪雞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

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清淵

駟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屢其俗豪

奢倡飲酒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哉千歲毋出食

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

收之本縣通鄉縣人有主於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

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通國無異人皆主

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

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市則公私積之上雖之上此謂利無常積財一分入市則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利一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漢挾書唯管子出最早蓋法家之漸于俗盛也故賈鼂用其法以啓文景而不行棄孔用其利以平準湯杜用其刑以無官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非武帝創也管氏流禰耳要管氏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微文外傳內政詳言之唯三鄉四民之業此其託耶至談及不化從移貪賈賤壟斷之術六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武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長興通欲任賢去不肖故簡視其不可任以利者之長

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

財乃彌積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言此

人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

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

以為先今反自先之後其民者之為自贍利亦當

是為自犯其過也是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

先之克國今乃後之以養君豈專自贍兩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

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國

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

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毋仕異

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

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

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通懸

怒不斷作讐內泄君臣為誑損體大消三堯在臧

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罽凶乎難使三堯在臧但懸

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罽敗而

公平器即通連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

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亡邦之殄

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

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

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

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

子小人紛處本末倒迤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

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不平令苟下不治

既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君之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

而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皆謂篡弑功

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

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

於其遠者立遠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通

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

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曰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

管子卷之六 卷之六 秀四百五



出功立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

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成息故不畏也通始祖建國必有

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亡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

不啻蹠此孤國也遠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條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

復行仁不過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強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

雖聚後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

之成而無害大王宜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

携幼而後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百姓隨而聚

言太王雖有眾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

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至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

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人雖企慕於仁而所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眾而約謂與眾為實取

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密在言實為陰

顯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

吾欲獨有是若何如自眾而約已下公問之辭何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

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

管子 卷十三

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古時民生養

未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

是故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

以道陳以法今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

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

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侈靡相合蓋

實取行陰利禍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

富而後強先自利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瞻利

是以曰放身然後行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

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重送葬以

起身財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通

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

文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

親曰合此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通三年長

喪聖廬草由啜糜深墨黜黜其時此重喪禮也重

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校心不以天下儉則

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

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財為用用

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為殖之術，則絕

聖大盜之說，蓋有由來矣。月之若何？問用巨瘞

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培也。貧

培以徒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巨棺槨

所以起木工也。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

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

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徒錄也。有差禁，禁者或藏以金玉，或

壟之次。有瘞，謂古之禁者或藏以金玉，或作此

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

鄰里為食以相餉，如此則通相衛，親恩倍，而

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

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

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

不眺，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

所而歸之。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利

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

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

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

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

管子

卷十二

六十四

安樂御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  
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  
止人俗不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  
今轉移不  
井田之數  
也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數  
四匹謂之乘馬十六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  
井曰丘四丘為甸  
陵深谿皆有靈焉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  
鬼神之祠使人祭之  
也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  
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  
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  
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玉人奠

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  
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  
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通  
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  
之所入厘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  
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  
削減其地與次君始者謂始為艾若一者從乎殺  
受封之君也  
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  
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從者艾若一  
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

卷之六 秀習堂

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

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今始王事故艾取上事。句

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

也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區也

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

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

人自取其後通地與他若一以下承上斷方井田食數

而言艾治田也地與人一而富不如在治之耳治

之而與人若一此新國勸耕辟土之法雖菑畬而

攻苦田新當以其食從殺艾若一而從殺若一則

新田比人成田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也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

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

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耕為上

事重農務本寬賦勸功政在養民無先此義上事

以民事為上而我不急利生功則督其民而有較

功分人之利焉此王霸之辨有心無心皞皞驩虞

之說也方里至百千皆從十起數以畝廣之其本

皆由農田始故始建之封艾王霸之事功率重本

也田井之治地藉徹為分不起畝稅泛殺者并分

而免之及其畬稔而後齊一民收于前君收于後

所謂先人而後己也一曰從殺泛凶年也記曰年

雖大殺是免科者泛殺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

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

後之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禮也故句戰事之任高功

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

勸臣勸其有功省其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

於君名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

故君臣掌祭者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

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也此以知上賢

無益也其凶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凶

謂空上之而已而後賢者昌後賢則功上義以禁

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

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

親踈之殺凡此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為主之重者也

郭四百五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  
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省不冒而臣勸無溺但  
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職獻功以上  
聞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祝史序事有上賢之虛  
名而無役賢之實績無益而適止耳故上不如役  
役之而差其功勸其職使下不沒利而上義可以  
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閑應尊祖與尊鬼閑應此段  
大指首揭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  
尊鬼以戰事顯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役官

趙。按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

不同等也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條無害是以  
廟中之序用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用殺以等賢  
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適則為主之不可輕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  
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恠之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  
故不送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  
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

人。向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

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

得毋與女及若言至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

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

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

之。按汚殺之事人猶言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

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

夫不能服也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侈靡

不相關所以軋入為取意証耳曰不為汙殺布織

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侈靡變化財不得富伯

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

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

道謂先王之典刑戍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

也時國貧而鄙富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

之邑必苞苴財貨好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

遺朝以市權利也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入通上

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通上

利積貯下利通市無積國貧而利專富於鄙奸商

游賈矯取利乘上乏而直市其美如此則上困多

積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人無廢買之利則

趙。按汚殺之事人猶言  
屈已下人也  
雖有聖人惡  
用之言不下  
人則諸侯不  
至雖聖人亦  
無用也



市不通而人莫盡知也如此則下困而究上六困

何也為本末相為勸起新故不可不以時化而定

耳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強兵市也者勸也勸者

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句而未事

起不侈本事不得立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通

本善為句主欲興本之善借末侈以起之末貨不

流行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

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

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千

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通脩如左傳脩郟之脩夫

紂在止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歸之鬼神怒

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

之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

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

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

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通有時與上然後

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

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

管子 卷十二 郭晉五

徒倒戈同一陋耳故與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

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通**萬諸侯

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率不能統一民無聽

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

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通**民鈞無聽必為

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

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

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脩法政治意在

緣故而更制以脩摠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

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

取天下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

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

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

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

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

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以

下連行悠眇難于吊詭深揣臆解未敢信然舊註

大并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

日久臨可立而待通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摩

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已日乃孚非主

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孚非惠心惠德必世後仁

何能孚以同孚道也日久臨已日道也如是取故

法一日脩而更新不戒而孚不崇朝而徧立而待

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橐食小祀其神不昭故祀

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

同民從也孚德厚利之所感知禱之以祈神不在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

沉沉浮之祭也縷帛即奠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

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

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

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指相照在仲內

而寄之王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軋屈詭欺人

耳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

也謂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久不能明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

其報所以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

明厚德也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

報曰沈得報曰浮或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

曰祭川曰沈浮也法象與人定期人故為禱謂先人禱朝通祭祀之

則率服皆順從也神祈福祥朝通祭祀之

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名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

重名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謂

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鈞同財

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

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十

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變若財萬倍多彼則

從之故可以成功而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通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

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同於我

而乎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

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

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

識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渝者

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

邊曰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

郊曰有變當應機而動

故不可以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

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輒為變此請問諸

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

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通請問諧邊非問辭

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

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

以遠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泛迤外以傳內外

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防外拒寇以春秋

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種

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候人不可

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入國者謂謁候之來

或伺我虛實現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通

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

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

成阜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

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向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

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通可不有私

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

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場往來之使使能

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事通使能

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接

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實無萬世之

萬世之國通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為實必因天

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

使其小毋使其大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

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

而圖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通弃其國寶屬下句直

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必其

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

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道能

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

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官官為君即

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

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

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能則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

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

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

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

散官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官則衆能

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

已以兩雄角君子者勉於亂人者也君子者德民

察人不為非見亂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

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

輕自不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通輕重即申大

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賞

之善變為惡凶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

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

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搃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

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

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

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

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

管子卷之三

三十一

輕則可使則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則重者不限輕以為死可以道使輕母

全祿貧國而用不足而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

也毋全賞好德惡句凶使常與雖曰好德全賞而不

者常人若此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

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故無私言謂焚貢苞

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義雖強

必德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令敬以哀雖強弱不犯

則人欲聽矣則犯雖輕弱通忠義敬哀事大空小兩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自後

大國禮之何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所索者

遠矣者素貨而匱民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通先

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

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囊括四海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偏私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能

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之使君私交者夷吾

殺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衆不勝怨家之多則羣

殺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



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減孫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  
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所欲一曰先已而後  
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橐所爭狹而無遠內  
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  
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  
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  
令人怨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  
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  
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  
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知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  
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  
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  
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  
以率故且君臣之屬也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愛  
性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子同求其愛敬矣故

事也臣雖屬君當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

以事親之故事君君無愛敬故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不可不謹也仇敵故不可不謹

也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

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

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

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

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偏黨

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

材能當引用之不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

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

良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

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

烹之食事亦不擾也故人聚人死之通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

老死若江湖之大也若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

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商擇若求珠通

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

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割烹皆熟

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熟則交解不處矣為不可

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令逐

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况通古况字遺利君之於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

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

之尊嚴莫與大夫事左通連中國之人為句謂人

誰敢窺覲之哉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

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

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

已用如此則過君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

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

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

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

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

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故通利人之所欲不可

法而禁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

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

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

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

無所易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

之也尊高而不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得人則眾歸之是

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通得天化故而

管子

卷之七

四

四四六五

從新者也得人散剝以同民者也天道變化而有  
 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眾故卑不可勝聖人  
 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卑結  
 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  
 乃不可法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謂正心生  
 也言往至綏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不務以文  
 勝情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眾非  
 生至信信自往至綏自生至合下為自君心正莫不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絲約  
 束民且若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  
 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君子儼然  
 不動則望望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法制度量王  
 者不與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  
 者畏輕躁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  
 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能與化起而王  
 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  
 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

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  
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  
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  
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  
也來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  
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者凝於內者也  
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  
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腐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  
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而王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  
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  
理或幾乎不全  
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  
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  
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  
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  
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為不憂  
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  
利欲之  
心合而無防盛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  
生姦謀故難合  
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  
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  
懷愧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應上文其小行  
之心

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而則禮義而  
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  
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既下  
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  
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  
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  
道。一曰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  
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急而時為  
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  
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豐侈通商人之利  
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法也借財以鼓  
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  
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藏而外息  
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勢必  
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糜著是以上下  
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  
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積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

端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

一章文義指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鄉

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

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

容受而取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

工商二族依之以為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得高賈之利而君臣

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獲故不私藏財通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比君臣應

上言利又歸本篇侈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

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徙邑移

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通貪人必

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

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

多賢可理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呬者不出

其淵楸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

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通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云之為言論叙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

心不慕已勿通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材智

強引之也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為役一曰強

上不服則通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

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知期一月日

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

人但虛懷接物賢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

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

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曰日為君月為

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

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

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

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故

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

則薄而少之如此則通高賢道廣則爵祿崇小才

必自來其理可言也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

當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不謂多所愛所愛多

而與用此以為處身。通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

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

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

所施政教與時俱往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

若無所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進顯明其事者欲

不可進取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

伐紂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

以下公問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

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

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元要于

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

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

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

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

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備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 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就有道之代，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

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

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事鬼也。

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籥

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感以成之，故曰雜橐籥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

虛為止。止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

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

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熱，夏有極寒。

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故

有極熱冬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故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為時令以順之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欲生也然其時

方寒合而未有時可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兵

以決斷罰罪之事也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未初秋之時寒涼方至

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通運謀節

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

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

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

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

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

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

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

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

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橐刃用時之殺滿為感

之虛為止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

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

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

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聖人

管子

卷十三

四十一

三十一

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侯之  
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  
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  
將合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  
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  
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  
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  
如是余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齊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

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

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

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

青鹹色黑青聲角黑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

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故聖人有識滿虛之所在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

文百三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水之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

受之者須預有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

所防備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

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

不能必則其亟而反其重陰連上不必為向動毀也其時之氣

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

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此

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

形有變也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

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

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

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

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

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

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

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

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

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

瞻民常醫用之亢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

管子

卷十三

五

三十一

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  
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謂之以正水無形而有  
形也感之霄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  
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  
盛盈以重終陵以陔其奮也少之氣不可遽而沮  
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陔蓋天地之運不  
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之應  
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在  
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  
調為燮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  
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點餘氣之潛然而  
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發動之餘氣潛然  
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通沮止也  
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  
靜也不必沮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  
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  
胡治之氣母子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孤  
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

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毓之即葆其元而  
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言  
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啓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  
煉脩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持其靜以治其動  
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  
位而現位而現然後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  
察之修之心其殺以相待心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  
以待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灾而德禳或滿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演

滿虛哀樂之氣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  
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  
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夾而子陰符曰  
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歷盈  
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脩之心其精治也脩之  
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  
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侂美  
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  
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

卷之六  
三百五

八八風浚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  
交為用三  
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介不生幾于  
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  
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毋生子而火于金則  
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离曰畜牝牛吉  
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  
中然則天地之不盈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  
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

以殺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

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滅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

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

後運之合滿何所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

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

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

回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

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

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滅之問所以極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  
 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楮物觀風氣以脩省而誦  
 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  
 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  
 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  
 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  
 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  
 法則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  
 壞矣通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戰事稼穡之地  
 荆棘生焉故草之屬  
 移變於不通之野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

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集聲眾  
 亂則聲恨俱  
 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馬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侯婦人為政通七國母后之擅鐵之重反旅金君  
 幼  
 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通兵甲  
 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  
 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  
 而悲者食  
 多鹹苦之味者通下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  
 婦人之所好  
 歷三代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  
 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

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通秦巡遊勒石之祀

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

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

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氣之和者也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末鼠

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

陰陽為華若洛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

益其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通術故也

眇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離合時變之

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逼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醜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闇曰星殷祭陽曰燿周祭日以朝及

闇曰星熿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  
應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回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人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墀封樹之變三社松柏  
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  
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評此後世識數緯  
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  
所不訪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  
又其誣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  
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  
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廢人之必  
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華興之數耶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  
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絲  
絲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  
壹開竒說異人幻術鬼師蠱起別有一家數學流  
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  
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  
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竒也侈怪迂微應  
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  
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  
竒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  
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  
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  
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

①演侈靡可命乎曰不可作于涼猶奢作于奢何  
極有聞慎乃儉以率民未聞以侈率也有聞化  
民以儉未聞以導侈也民之于利勤矣君人將  
塞漏脩坊以止流之溢而反其原不給又自從

而決以注乎太古標枝野鹿穀食鴉衣上下一  
齊有財無用之後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  
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備故通之功事列  
之化居有無所以成禮顯道養萬民而宣教化  
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哉以一風俗而稱人心  
之初惇倫起化曾權設陰陽籠愚天下之心以  
自行巧而蔚富壞民俗乎哉予許侈靡所由  
務別無外竒摠只以先王倫常之陳下為淮輪  
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已之務冥施心計一

切岡市之媒使矯世者慎而警曰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以于  
蹠之道乎王制云析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為  
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游士挾術橫據  
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  
附王也則管氏不勉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  
淫內嬖已又以三歸樹塞阿君揚決階之厲  
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韜改  
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澣衣敝裘

不揜豆之晏子誰為救而反云我惜我景之于  
桓無什二也假而得君晏子桓公之忠臣而  
仲之益友

晏子問

寬政戊午

